

我们俩

□何昕

在家里,我和父亲关系最铁。父亲是一介乡村教师,迂腐清高,不会争名夺利,也没有胆识挣外财。与人相处,有时还要吃点亏,因此被母亲抱怨了几十年。我总忍不住替父亲说话。对我来说,这些所有的不足都算不得什么,仅仅是好父亲这一点就足够了。

我不知道,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北方农村男人,有多少人能像父亲这样和女儿相处。我是在长大后的交流中,越来越多地感受到别人的羡慕,越来越知道于我平常的事情,原来竟是如此珍贵。

童年时的我,木讷、胆小、不漂亮;母亲和大家庭不睦,经常爆发战争,心情难得好,经常苦着脸;哥哥大我六岁,没多少

耐心陪我玩。幸好,还有父亲。

最早的记忆也和父亲有关。父亲双手抱紧我,一次又一次举得高高的,高过了桌子上方的灯泡,我一下子看见了屋子里的很多东西,高兴得笑个不停。只有在单纯的孩提时代才会因此快乐吧,快乐得使我保留了那个年龄唯一的记忆,并且要保留一生。

我不太合群,不能经常和小伙伴玩耍。但是我不孤独,父亲只要有空就和我在一块。他做木工活的时候,我在一边看着,和他聊天,偶尔帮忙打打下手;去邻村看露天电影,经常是我们俩作伴,走在星空下的乡村小道上,一路走一路聊。聊的什么都忘了,轻松愉快的心情却仿佛就在昨日。

暑假里,父亲用自行车载着我去三十公里外的市区。那

时还是土路,不太好走,很多上坡下坡,中间还要蹚过一条清浅的小河,我们俩高高兴兴的也不觉累。到了城里,父亲办完事,就带我去书摊,租几本小人书,等看过了瘾再去电影院,然后去景点转一圈,这几样是我们的保留项目。

虽然平时这么宠我,但是该干的活照样让我干。在父亲的和风细雨中,我竟然没有任何抵触情绪,非常愉快地跟着学。特别是厨房里的家务活,蒸馒头、包饺子。当多年后我独立生活,能应对自如时,更体味到了父亲长久的爱。

搜寻几十年的生活记忆,竟然没有发现一次父亲对我的疾言厉色,更不要说动手,对我永远是那么温和。虽然我不调皮,可也闯了几次祸……当我自己也有了孩子,对她大声训

斥的时候,会想起父亲,他为什么会不生气呢?

我敢肯定,如果不是父亲这么好,我不是现在的样子。

现在,父亲年龄大了。我教他用智能手机,教他上网。有不了解的新事物,他也愿意问我,这也让我很欣慰。近几年,外出旅游我们也一块。父亲依然是一个好旅伴。听从我们的安排,比我们还能吃苦,兴致很高,总是非常开心的样子。

女儿问我:外公问的事有时候听着非常好笑,你还能认真真给他讲,不嫌麻烦吗?内心自然而然愿意去做的事情,怎么会觉得麻烦呢?就像他一直都心疼我,从未觉得厌倦一样。

我做的不及父亲给予我的万分之一。不管何时,我们俩都会快乐为伴。

微观

○○○

情怀

马陈城

2017版的《射雕英雄传》随着一声再熟悉不过的《铁血丹心》片头曲飞入寻常百姓家。同样的故事,观众换了一批又一批。我是从小看金庸长大的,不同版的《射雕英雄传》看了不下百八十遍,初时看情节人物,后来慢慢看查老的笔法布局,如今已经看的是一种情怀。

不光《射雕》如此,中国传统的小说等文化都充满了浓浓的情愫与情怀。在中国,若有了好的东西即能广而流传,容人们去揣摩琢磨与雕琢,以此推陈出新,是情感与发生情绪的叠加,正如歌中唱的一样,“依稀往梦似曾见,内心波澜现。”

也有一个证

马云龙

上幼儿园的外孙女楠楠活泼好动,比男孩子还淘气,一会儿也不闲着。

今天放假,女儿带着楠楠回来玩儿。我正坐在写字台前摆弄一个某协会寄来的会员证,楠楠看见了,一把抓过去,翻来覆去地摩挲几遍,然后抬头问我:“这是什么呀?”

我告诉她:“这是姥爷的一个证,叫会员证。”

楠楠似懂非懂地点点头,冲我伸出一根手指:“我妈妈说我也有一个证呢!”

“你有什么证啊?”我不解地问。

“我妈妈说我有多动症。”楠楠认真地回答道。

钱去哪了

沈顺富

午休时几个同事闲聊,老张叹口气说儿子读大学,大一大二时,每个月给他1500元生活费还够用,可到了大三大四就不够了,常常还没到月底呢就打电话来:爸,没钱了。老张摇头说孩子真是不知道爹娘赚钱有多难。

见老张一脸的恨铁不成钢,李姐笑笑说:“老张啊,所以我说,还是生个女儿好吧,我女儿读大学起初生活费我也是汇1500元一个月,可是到三大四,我打钱给女儿,女儿总说够了,说上个月的钱还没花完。我给女儿算了一下,平均一个月才花了七八百。”李姐有一个和老张儿子同龄的女儿,同一年上的大学。李姐说完,老张不相信地问:“真的,你女儿这么省?”李姐点头。

一旁的老陈听了,看看老张看看李姐一下笑起来,边笑边对老张说:“这下知道你儿子的钱去哪了?”老张愣了一下,似乎一下明白了,冲着李姐直乐。

青石街来稿邮箱
xinfukan2@126.com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

214



《孩子》版画 珂勒惠支

牵挂

□李根萍

因胃溃疡复发住进了医院。病房里住着好几个老人。治疗之余发现,只要老人们的病情稍微稳定,就会唠唠叨叨念着自己的儿女或是孙子。而他们的儿女同样牵挂着老人,牵挂他们的病情。

住我对面的47床是位老太,圆脸,满头银发,每天清晨五点左右醒来就会喊:“我儿子呢?我要儿子……”值班护士便上前耐心对她说:“奶奶,天还没亮,昨晚不是说好了,他六点才会来。”老太听完解释后不再吱声了,找到枕边的梳子开始梳头发。老人的儿子也是50多岁的人了,是个进城务工人员,每天既要上班,还要坚持绕路来照顾娘,帮她洗漱打好饭,才会放心离开。每天清早进病房,他的头发总是凌乱的,甚至身上还有泥点,其生活的艰辛不必多说,可在他脸上

呦,来了

□王人可

童年印象最深的,无非是每周末去爷爷家了。爷爷家门前屋后绿树成荫,四季常青,幽静而又不失活力。“呦,来了——”远远地听见爷爷的声音,爷爷总是那么地期盼我的到来,总要热情地用地道的灵宝方言说:“呦,来了!”

“是啊!来了!”我像一只小兔子般又蹦又跳地跑过去,抱住爷爷。“来了就好,来了就好。”爷爷俯首抚摸着我的头发,低喃着,眼神里充满爱怜。“呦,来了……”远远望过去一个熟悉的高大身影走来,“是啊,来了!”我立即回应着。“这回住几天?”“那就住一个暑假吧!”“太好了,快来让爷爷抱抱。”我跑了过去,脸上洋溢着幸福的喜悦。

“呦,来了……”微凉的秋风拂过,将爷爷的声音吹来,有些沙哑,“是啊来了!”“这

看不出半丝愁苦,总是笑呵呵地和我们打招呼。

我特意观察过她的儿子,可是个细心的大孝子,脾气又好,每次来到病房后,没事就拉着他娘有些粗糙的手,就像当年娘拉着他满是泥巴的手,一点也不嫌弃,然后默默坐在床前。也许彼此的心这时才是踏实安静的,因为娘就在自己身边,儿在此陪伴。久了,他会问娘需要吃什么,比昨天好一点点没有,母亲会让他捶捶背,有时削个水果,母子似乎都有一种难舍难分的依赖。

每次儿子临走时,老母亲就会习惯性问他:“你晚上几点来?”“六点。”儿子边走边说。每天两个6点,是他娘最近最为企盼的时间,也许也是他近期记得最牢的时间。他牵挂他的娘,他的娘也牵挂他,企盼他的陪伴,企盼他的呵护,就像他小时候在病床上盼娘的陪伴一样,真的成了一个轮回。

“回住几天?”“明天就要走了,去北京上学了。”说着说着声音也变得哽咽,“去了好好学习,爷爷等你回来……”挽着爷爷的手,在瑟瑟的秋风中踱步,感觉到爷爷的手又粗糙了,看着爷爷花白的头发,心里伤感,爷爷老了。

我就这样离开了这座城,去了远隔两千公里的京城求学。又一个春天,我终于回来了。站在门口,推开这个陪我十八年的大门,望着空旷的房子,我也像爷爷叫我那般地喊道:“我回来了!”一片寂静,“我回来了!”又一片寂静,静得可怕,这突如其来静谧,将我积蓄的泪水勾了出来,一直流着,一直流着……

从小到大,每一句“呦,来了”,可我的“我回来了”再也换不回一句最熟悉的,声音沙哑的,带着方音的“呦,来了……”

一块布的公主梦

□梦莲

现在我仍然不知道我能不能找到二十年前的那块花布——温柔的蓝色细条纹,叠得四四方方垫在了衣柜的最底部。家,会搬来搬去,也许在颠簸的路上被弄丢了,也许被妈妈做成了可爱的小裙子送给了邻居家的小女孩。

从小到大,我总是盼着、盼着,盼望着见到花布。这一次是什么样子的布?会有粉红色的小花吗?还是有洁白的云朵呢?要是鲜绿的小草就好了。这样的等待,在嗡嗡的缝纫机声里慢慢地熬着,也许是两天,也许是三天,但很多时候是七天。

我期待着每一次这样的夜晚——洗过澡后,爸妈将我放在花布上,兜起了一方属于我的小小天空。他们的双手把花布拉扯得方正,这便是我的秋千。我晃呀,晃呀,想象着在鲜艳的花丛中跳跃,想象着在蔚蓝的天空里飞翔。

我的秋千一直在变幻着色彩,我的每一次飞翔都有着成群可爱的公主娃娃陪伴。一块花布荡起的秋千里,可爱的精灵在我身边跳舞。我闻到了只有新衣服上才会发出的独有气味,淡淡的但令人痴迷。

妈妈担心崭新的花布会印上摇摆的褶皱,因此在我的记忆中,欢乐秋千时光总是短暂的。这一块块不同印花的布,将会在她的手中变成一件件从未见过的小巧衣服,套在一个个可爱的小公主身上。她们光彩照人,仪态万方。她们靠在一起,应该在悄悄地私语,说着远行的计划。我也不知道这些既熟悉又陌生的小伙伴将会走向何方,当我看着她们被妈妈灵巧的双手打包在蛇皮袋中时,我想:没关系,没关系,她们会回到属于自己的城堡。这一块块被用来当作秋千的花布扯开了我梦想的天空,也抵御着窗外吹来的不同方向的风风雨雨,带给了我童年无与伦比的快乐与温暖。我想拥有一个小小公主,我也想变成一个小公主。

在摇摇晃晃的梦里,我慢慢地长大。天花板的位位置离我越来越近,房间的灯光也越来越明亮,再也没有那样摇晃着的童话。那些只存在记忆中的画面,编织成了我人生中独一无二而奋斗乐章。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公主的模样,小女孩的心中总是会悄悄地埋下一个公主梦,而所有美好的一切,都只掌握在自己的手中。